

風俗通義

三

宋板風俗通

冊三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欽臨饗

風俗通四

乙

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



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
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歛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猶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歛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

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部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湏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况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

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而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徒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

風俗通四

三

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飡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

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

風俗通四

四

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獲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

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

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

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
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
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
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
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
弃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
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鷓鴣
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

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
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
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方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
及舉奏荅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
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
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
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

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
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
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
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
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
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方殊俗越
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旰食規義在出身

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
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闡葺何
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
騎將軍霍去病治弟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
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
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
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
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
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大誓

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嚴揚輝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

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

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
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
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
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
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
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
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

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
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
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
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
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
以璧其妻孥隣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
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

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箠食壺漿會於樹陰
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
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
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
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
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
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
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

風俗通四

十

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
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
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
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
兄旣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
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
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

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今皦皦乃如是乎方

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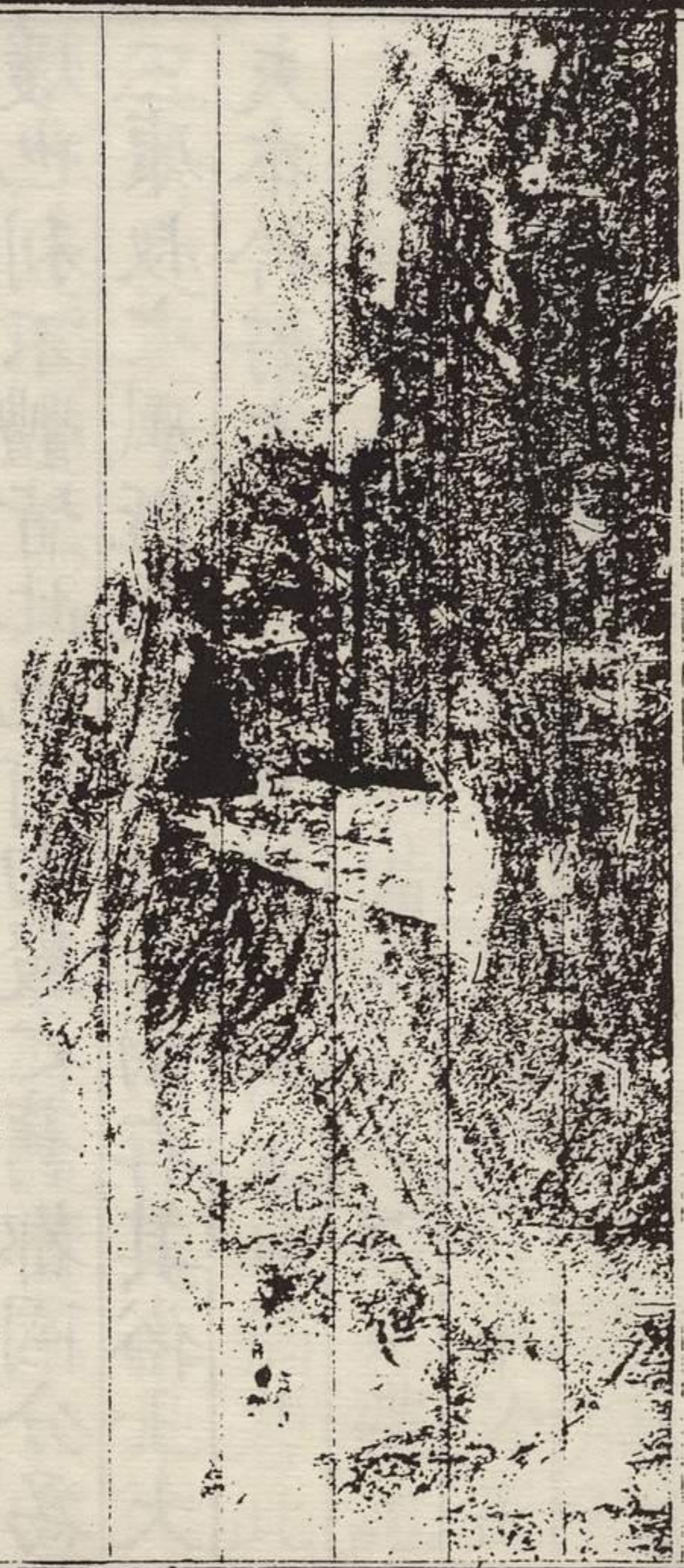
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入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

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履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

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
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
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
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
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
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
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揚
朱一毛而不爲干本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
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
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風俗通五

季路求入而墮奚端木結駟以貧殖顏回屢
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
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
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
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
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閭遠近
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
委質通門大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

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
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
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爲
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恥越賢
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
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
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風俗通五

二

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
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
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
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
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
坐頽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
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

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
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辯於持論舉
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
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
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
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
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
蓄牧多所全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
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

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
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
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
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
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
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
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
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
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
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

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
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
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
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
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
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
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賄於
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
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
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路首肉袒辭謝太
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
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
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
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
孟王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
告賓客周孟王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
死子而哭孟王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
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碣惡
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

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
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
動君子合禮中矣同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
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斃其子羹文侯壯其功
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
位麇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
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
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風俗通五

六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
懿相投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

者莫逮卽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
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
叔留隨轎輅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
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
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
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
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
之主也義當服懃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
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勤同
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
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
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
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
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
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

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惟臨
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
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惟善所在親
疏一也析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
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得
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威
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概

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于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袞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

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騶知禮

風俗通五

十一

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撲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
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家肱爲掾
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
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
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

風俗通五

十一

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常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
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

家遣吏追還曰相父忝重任負於素
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
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
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
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
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
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
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

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
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
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
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
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
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
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
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

聞偃曰可自力也舉爲劄草臣聞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
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
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
再見誠切恠之誠蕙憤夫月者太陰
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
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

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
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
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
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
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
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
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

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焚
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
日書曰天威棊謚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
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
以此無彊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
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細
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俵
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
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
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
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
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

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問荅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

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蛭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

萬分之一詩不云乎爾我公田遂及
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
多見譏論夫何為哉于是是甚悅服
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
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
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
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
見譏切不蹙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已力惟
顏之厚博而裕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